

請看「俞淨意公遇灶神記」。在沒有讀這一篇之前，先略略的介紹幾句話。《了凡四訓》，過去尤惜陰居士曾經說，這是奉行《感應篇》功過格的事實。了凡先生所用的功過格我們在《德育古鑑》裡面刊出來了，換句話說，這個《德育古鑑》就是一部功過格的感應錄，完全是依功過格而編的，不但是教我們修，實在是更能夠叫我們加強信心。「俞淨意公遇灶神記」這一篇，可以說對於《了凡四訓》裡面沒有說到的地方它做了一個詳盡的補充，換句話說，都是深有益於世道人心的好文章，我們同樣的把它當作寶典來受持。讀了之後，我們自己更應當深深的反省、檢點，尤其在今日之下，必須要認真的修學才能夠趨吉避凶，轉災禍為吉祥。我們看經文：

【明嘉靖時。江西俞公。諱都。字良臣。多才博學。十八歲為諸生。每試必高等。】

首先把俞先生他的年代說出來了，他是明朝嘉靖時候的人，跟袁了凡先生可以說是差不多的時候，是同一個時代的。嘉靖年間國家也做了不少事情，佛教裡也有一樁大事情，就是《大藏經》的刊行。在從前《大藏經》都是摺疊的本子，我們現在叫版本，諸位在寺廟裡面看到，誦經拜懺時用的那個疊本，從前經書統統是疊本，沒有這樣裝訂，沒有用線裝裝訂。用線裝裝訂的就改成叫方冊的版本，不用這個疊本了，叫方冊版本。第一部就是嘉靖年間編印的，這一部藏經就叫做《嘉靖藏》，嘉靖是指年代，這個年代所編輯的。主持的人是憨山大師，憨山德清和尚，是他發起主其事的。編輯地點在金山，所以這一部經也叫做《金山藏》。這是從摺疊本轉變

為線裝的一冊一冊的，是從這個時候開始。所以在我們佛門裡面也是一樁很大的事情。現在我們看到《中華大藏經》第二輯，它的原本就是《嘉靖藏》，這是把《嘉靖藏》縮小了，現在在台灣重印，這一部《藏經》到現在差不多是五百多年了。國家跟佛教裡都有這樣的盛舉，你看看這些感應道交的人也特別多。

在江西這個地方有一位俞先生，他的名叫『都』，字『良臣』，多才博學，書念得很好，很有學問，『十八歲為諸生』，此地講的「諸生」是俗話講的秀才，『每試必高等』，可見確實有聰明過人之處。

【年及壯。家貧授徒。與同庠生十餘人。結文昌社。惜字放生。戒淫殺口過。行之有年。前後應試七科。皆不中。生五子。四子病夭。其第三子。甚聰秀。左足底有雙痣。夫婦寶之。八歲戲於里中。遂失去。不知所之。生四女。僅存其一。妻以哭兒女故。兩目皆盲。公潦倒終年。貧窘益甚。自反無大過。慘膺天罰。】

這一段說出他壯年的時候非常之潦倒。我們從這文裡頭，按照順序來看。年歲大了，家境也不好，靠著教書為生活，那個時候叫私塾，當然學生也不多。在這個時候，他與他這些同學，『同庠生』就是同年進學的，現在講就是同學，『十餘人，結文昌社』，這個文昌社就是結一個會，志同道合的人聚集在一起，實行《文昌帝君陰騭文》，就是照那個方法來修學。《文昌帝君陰騭文》，我們現在印在《安士全書》裡面第一部，可以說《安士全書》的上半部就是這篇東西。在過去一般讀書的人對於《文昌帝君陰騭文》都是普遍的重視。這一篇文章幾乎在小孩的時候，七、八歲的時候，家長或者是老師就教他背。你看我們《印光大師文鈔》裡面還囑咐我們，家裡有子弟，他上學的這個年齡就應當教他背《陰騭文》、背《感應篇》，確確實實是有好處的。文字都不長，《文昌帝君陰騭

文》也只剩一千多字，《感應篇》也是如此，都是不長的文章。

他們這幾個同學結社力行《陰騭文》，就是依這個來修行，就叫文昌社，遵守文昌帝君的遺訓。《陰騭文》裡面對於惜字紙、放生、戒淫、戒殺、戒妄語都說得很詳細。『行之有年』，他們結這個社，大家在一塊修行也過了好幾年，這年數大概看起來也不少，為什麼？『前後應試七科』，經過七次的考試都沒有考中，這是從秀才考舉人，始終沒有考中。生了五個兒子，四個兒子死了，剩下的一個，剩下一個老三丟掉了，其餘的我們不必講了，我們也趕時間。這五個兒子，老三是最聰明的，哪裡曉得八歲的時候在外面玩耍，不見了，失蹤了。生四個女兒，死了三個。他這個太太一共是生九個，除掉這個失蹤的兒子之外，現在眼前就剩下一個女兒。所以在這種悲痛之下，兩個眼睛就哭瞎了。俞先生『潦倒終年，貧窘益甚』，家境愈來愈困難。『自反無大過』，自己反省反省好像沒有做什麼大的罪惡事情，為什麼老天爺給他這樣重的懲罰？好像上天都沒有保佑他。

【年四十外。】

四十以後。

【每歲臘月終。自寫黃疏。禱於灶神。求其上達。如是數年。亦無報應。至四十七歲時。】

四十以後，大概有六、七年，每一年臘月三十晚上，俗話講民間風俗，這個時候灶神爺上天，把這一家人的善惡都要奏給玉皇大帝。所以從前那個灶神的對聯，「上天奏好事，下地保平安」，灶神的對聯。他自己每到這個時候自己寫一個疏頭，託灶神爺帶到天帝那裡去。這樣好幾年也沒有感應，『至四十七歲時』，四十七歲有了感應。

【除夕。】

也是在臘月三十。

【與瞽妻一女夜坐。舉室蕭然。淒涼相弔。】

這個幾句，諸位就想想，俞先生家境多麼的淒慘。

【忽聞叩門聲。公秉燭視之。見一角巾皂服之士。鬚髮半蒼。長揖就座。口稱張姓。自遠路而歸。聞君家愁嘆。特來相慰。】

四十七歲除夕的那一天晚上，跟他妻女枯坐的時候，忽然有人敲門。他『秉燭』，這是夜晚，點著蠟燭把門打開，看到有一個人，這個人『角巾皂服』。這個角巾在從前就是一般隱士們用的，它不是帽子，就是一塊方的布紮在頭上，這個叫角巾，修道的人往往也是這種打扮。這個皂服，皂是黑色，穿著黑色的袍子。『鬚髮半蒼』，看這個年歲大概總是有五、六十歲了，五十開外。『長揖就座』，很有禮貌，給他一問訊，作揖，坐下來。自己介紹，他姓張，從遠路而歸，走到你家門口，聽到你家裡面愁嘆的聲音，我特地來慰問慰問，把這個來意說明了。

【公心異其人。執禮甚恭。】

俞先生見到這麼一個陌生人，心裡也感覺得很奇怪，但是看看他的儀表、談吐，好像這個人很不凡，對他非常的恭敬。尤其在這個時候，在這種潦倒的時候，諸位想想，世態炎涼，哪裡還有朋友來慰問，尤其是臘月三十晚，家家都是團圓，誰到你家來慰問？在這種時候有一個人來慰問，當然心裡非常感激，所以對他很恭敬，『執禮甚恭』。

【因言生平讀書積行。至今功名不遂。妻子不全。衣食不繼。且以歷焚灶疏。為張誦之。】

他是滿腹的牢騷，自己確實是有才有學，可是一直到這麼大的年歲，四十七歲了，那個時候的讀書人唯一的出路就是功名，學而優則仕，有了功名之後，靠國家的俸祿才能夠養家糊口，讀書人要

是考不取功名，自己要是家境很清寒，沒有一點基礎，就相當之苦。從這裡我們能看到俞先生很苦，而遭遇到種種的不幸。他就說他自己生平讀書以及他的行持，好像都沒有什麼大過失，為什麼到現在功名不遂，妻子不能保全，兒女夭折的那麼多，衣食不繼，生活都成問題？同時又說，這些年來每年都在灶神爺那裡焚疏，他所寫的這些疏頭都還記得，把疏裡頭的意思說給張先生聽。

【張曰。予知君家事久矣。】

我對於你們家的事情知道得很清楚，換句話，你不必再告訴我了，你家的事情我知道得很清楚。底下的話就責備他了：

【君意惡太重。專務虛名。滿紙怨尤。瀆陳上帝。恐受罰不止此也。】

這一段的意思前面《了凡四訓》裡頭沒有提到的，換句話說，必須有這麼一個補充，這個事不是在袁了凡一個人，俞淨意先生他也遇到了，一個遇到雲谷禪師，改過自新，一個遇到灶神，一樣的把命運改轉過來，這是講他什麼？你的『意惡太重』。底下就發揮說明什麼叫做意惡。讀書積行『專務虛名』，他自己每年在灶神面前所焚的這些疏表都是些怨天尤人的詞句，換句話說，沒有一點悔改的意思，這是褻瀆上帝，恐怕上帝給你的懲罰不只如此，換句話，恐怕還有重的、大的災難在後頭。

【公大驚。】

他這些事情沒有別人知道，這個陌生人他怎麼會曉得？經過他這麼一說，心裡很吃驚。

【曰。聞冥冥之中。纖善必錄。予誓行善事。恪奉規條久矣。豈盡屬虛名乎。】

他聽了也有點不服氣，他說我聽說冥冥之中，這就是鬼神的鑑察，很小很小的善鬼神也知道，我這麼多年來結文昌社，我們跟同

學們立下了誓願要力行善事，文昌社裡訂的一些規條，就是等於戒律一樣，大家都要遵守的，我也是遵照著奉行，沒有違犯，難道這些統統都是虛名嗎？

【張曰。即如君規條中惜字一款。君之生徒與知交輩。多用書文舊冊。糊窗裏物。甚至以之拭桌。且藉口曰勿污。而旋焚之。君日日親見。略不戒諭一語。但遇途間字紙。拾歸付火。有何益哉。】

這是就他的規條裡面舉出幾樁事實來給他解釋，給他說明。這個《陰騭文》裡面很重視惜字紙，當然他們文昌社裡面有這一條，這個灶神張公就跟他講，你們既然有這麼一條，就應當依教奉行。可是事實上不然，還是將這些書或者是寫的文章，這都是字紙，這些舊冊，舊冊都是指的書，舊書，用來做什麼？糊窗子。現在年輕的同學們不知道，現在哪有用紙糊窗子？都是配的玻璃，玻璃還得講求花紋，還得講求美觀，年歲大一點的人也許還知道，過去的窗是紙糊的。用字紙糊窗的確實很多，這是大不敬，或者是用字紙包東西。這樁事情也有很多同修來問過我，說現在用字紙糊窗的事情是沒有了，誰也不願用字紙糊窗，太難看了，壁紙漂亮的多得是，儘管你去挑選，誰家裡會用字紙糊窗？已經沒有，但是用字紙包東西常見。

這個地方我們要懂得，我們自己盡量的避免。別人造這個罪業，你要勸他，他必然起反感。這個事情，就是看到人家跳火坑，你也沒辦法把他拉回來，只有從我們自己本身做起。你要勸他，他說你迷信，大家都用字紙、報紙包東西，我為什麼不能包？幾個人懂這個道理？叫你惜字紙這個意義，過去的字紙跟現在不同，從前諸位想想，那些書籍都是木刻版本雕刻，要不是真正有價值的文章，誰肯花那麼多錢刻一本書？那個字是一個一個雕的，沒有像現在這

種活字排版，現在再照相更方便。所以從前出一本書非常不容易。因此既是書，都是好東西，文以載道。書破了要你去補，修補。實在破得不能用了，恭恭敬敬的把它焚化，不敢褻瀆。這是什麼？這是重道，也是我們通常講的「一切恭敬」裡面對於法寶之恭敬。

經書是屬於法寶之一，現代雖然印刷術發達了，我們對於經書還是一樣要尊敬，敬才有福，褻瀆就是造罪業，換句話說，折自己的福報。不知道的人天天在那裡折福，那無可奈何，我們曉得的人就不可以這樣做法。雖然是包東西，也盡可能的避免用字紙，甚至於用報紙，不得已的情形之下可以用。換句話說，我們要包東西應當要買一點像牛皮紙、包裝紙之類的，家裡預備一點放著，盡可能的不要用字紙去包東西。這是我們讀到這裡，曉得了，我們就應當這樣做法。縱然這個道理想不通，你只要照這樣做，保險你有福報。你說幾時這個道理想通了我再做，恐怕到想通的時候，壽命也差不多了，想做就來不及了。聖人教我們怎麼做就怎麼做，別管他什麼道理，這就是有福之人。

這是說這一條，說是這個俞先生，你看到你的朋友或者是你的學生這樣做的時候，你從來也沒有勸告他一聲，也沒有一次阻止。不過是在外面道路上遇到字紙，撿一點去焚化，這不就是做給外頭人看的嗎？這不就是圖務虛名嗎？換句話，人看不到的地方他就不做了，這是一樁事情。第二樁又舉了：

【社中每月放生。君隨班奔逐。因人成事。倘諸人不舉。君亦浮沉而已。其實慈悲之念。並未動於中也。】

這是講放生。所以這個修善，這個地方講意惡，戒什麼？意地善，什麼事要從心地裡面發出來。別人提倡這樣做，你就隨喜跟著做，人家不做你就不做了。你心地真正有慈悲，真想放生？沒有，看到別人放生，心裡喜歡，我也隨喜一點，別人不做就算了，不是

出於真心，不是自發。隨喜當中也沒有盡到力量，這個隨喜功德是要盡力這才叫隨喜，沒有盡到力不叫隨喜。所以這是並沒有慈悲之念，在外面還標榜著我是一個仁慈之人，實際上，心裡面毫無仁慈。

【且君家蝦蟹之類。亦登於庖。】

你們家的廚房裡面依然有『蝦蟹之類』，這些還是生命。

【彼獨非生命耶。】

換句話說，依舊還是吃眾生的血肉。文昌社裡面，可能他不是長素，大概一個月有幾天吃素的，這是指這個。

【若口過一節。】

這就講的妄語、惡口、兩舌、綺語，換句話說，統統都犯了。

【君語言敏妙。談者常傾倒於君。】

這個人是能言善道，又有才學，很會說風涼話，會諷刺人，用的詞句都非常之巧妙，所以大家聽到的時候都能夠被他折服。換句話說，他有辯才，無理的事情到他，他也能把它說成有理；換句話說，強詞奪理，他有這個本事。

【君彼時出口。心亦自知傷厚。】

他雖然說得很痛快，可是自己還有這麼一點良心，曉得什麼？有傷厚道，說話太刻薄，不肯輸人。這個底下小註說，「幸有此一點良心，為今後轉禍為福之機」。他還有這麼一點點，這一點要是沒有了，灶神爺就遇不到。為什麼？灶神到他家跟他講他也不聽。他還有這麼一點良心，換句話說，這個人還是可教，還是能回頭，叫他多吃一點苦頭還是可以回頭的。這是他四十七歲的時候，灶神爺到他家，機緣成熟了，把他這個夢點醒。

【但於朋談慣熟中。】

就是這些熟悉的朋友們當中。



【隨風訕笑。不能禁止。舌鋒所及。觸怒鬼神。陰惡之註。不知凡幾。乃猶以簡厚自居。吾誰欺。欺天乎。】

這是講妄語之過，在這些朋友談論當中，言語不讓人，不讓這就是大毛病。我們昨天讀《了凡四訓》末後一篇「謙德之效」，謙虛的反面就是不能夠忍讓，所以說「滿招損，謙受益」，這就是自滿自大，一個人言行如此，鬼神都厭惡，都討厭他。所以說，『陰惡之註，不知凡幾』，《地藏經》裡面所講的，「閻浮提眾生，起心動念，無不是罪」，自己還不知道，還以『簡厚自居』，認為自己很厚道，自己還是個好人，你這是欺誰？難道你能欺天嗎？

【邪淫雖無實跡。君見人家美子女。必熟視之。心即搖搖不能遣。但無邪緣相湊耳。君自反身當其境。能如魯男子乎。遂謂終身無邪色。可對天地鬼神。真妄也。】

這是舉出意惡裡頭最重的殺、盜、淫。邪淫雖然沒有實跡，就是沒有這個事情，但是怎麼？他有這個意思，有這個心，不過是無緣而已。所以叫他自己認真的反省，如果有因緣湊合，你能不能『如魯男子』？這個「魯男子」是說《孔子家語》裡頭一段話，一段記載，春秋時候魯國有這麼一個人，確確實實做到不動心，那才行，那才叫真正的『終身無邪色，可對天地鬼神』。你能不能做到？做不到！

【此君之規條誓行者。尚然如此。何況其餘。】

這是你們文昌社訂的規條，你都做不到，其餘的更不必說了。從這個地方來看，可見得張先生所說的專務虛名，這個話說出來，一條一條舉出來，這他沒話說。

【君連歲所焚之疏。悉陳於天。】

你每年所寫的這些疏文，灶神爺確確實實幫你送到天上，交給天帝。

【上帝命日游使者。察君善惡。數年無一善行可記。】

我們昨天念過，「舉頭三尺有神明」，我們要相信，不能不信。現在這些邪鬼惡神充滿了世間，心地要不正，必然走邪道。好像今天報紙都有，輿論上要請政府取締這些邪教，就是所謂是家庭裡面設教的佛堂、神壇。我聽說在目前就有二千多所，這是知道的，還有些不知道的，不曉得有多少。這些事情確實妨害了我們佛教。鬼神之事真正是有！可見上帝對他并不是不關心，天天派這個神考察，這些年當中沒有善事可記。

【但於私居獨處中。見君之貪念。淫念。嫉妬念。褊急念。高己卑人念。憶往期來念。恩讎報復念。憧憧於胸。不可紀極。此諸種種意惡。固結於中。神註已多。天罰日甚。君逃禍不暇。何由祈福哉。】

這些話說的我們都要相信，鬼神在那裡考察，找不到他有善念，只看到這個人雖然沒有貪瞋痴之行，但是他有貪瞋痴的念，有這個心，嫉妒、褊急、傲慢，『高己卑人』就是傲慢，卑人就是輕視別人，瞧不起人，『憶往期來』，追念過去，期望著將來，『恩讎報復』，心裡面都是這些念頭，這就是說明了意惡。這個小註裡說，「身口意三惡業，意惡為最大，身、口二業都從意惡做出」。所以修行重在修心，心地清淨了，身口自然清淨；意要是不清淨，身口假裝也裝不來。我們看看俞先生，在這個以前這一段，他就是身、口裡頭假裝，意惡是絲毫沒有改變。神明的鑒察特別著重在意惡之中，所以告訴他這個果報，確確實實所說的，不只如此，『君逃禍不暇』，逃避災凶都來不及，你還求什麼福？你哪裡會有福報？

【公驚愕惶悚。伏地流涕曰。君既通幽事。定係尊神。願求救度。】

俞先生聽了這些話，這是一個陌生人，對他自己心地裡面隱藏

的知道這麼清楚，都把它說出來了，自己確實害怕，聽了怕，伏在地下流著眼淚苦苦的哀求，你既然懂得這些幽微之事，一定是神人，神仙，絕不是普通人，求他來救度。

【張曰。】

底下一段這就是講，他還是有一點善根，憑藉這點善根，所以神明來度他。

【君讀書明禮。亦知慕善為樂。】

這就是他可以改過自新的一線生機，他是個讀書人，他通道理，也曉得羨慕善行善言，以此為樂。

【當其聞一善言時。不勝激勸。見一善事時。不勝鼓舞。】

這就叫還有這麼一點善根，但是善根不厚，煩惱、習氣太重。為什麼？底下就說：

【但旋過旋忘。】

一過去了，過去就完了。

【信根原自不深。】

他的毛病就在此地，信根不深。

【恆性是以不固。】

沒有恆心、沒有耐心。

【故生平善言善行。都是敷衍浮沉。何嘗有一事著實。】

毛病就發生在這裡。說實在話，我們學佛的同修，在家出家四眾弟子，我們想一想是不是都犯了這個毛病？我們聽到善言歡喜，見到人行善事也歡喜，但是怎麼樣？過後就忘了，跟俞先生犯的是一個毛病。這不是說我們，俞先生是明朝時候的人，跟憨山大師、蓮池大師是同時候的人。再給諸位說，在往過去，釋迦牟尼佛出世那個時候也是這樣，哪有例外的？如果善根真正深厚，那早就成佛作祖了，成佛作祖的人畢竟是少數之少數。諸位再想想，釋迦牟尼

佛示現成道之後，為什麼要說法四十九年，天天在那裡講，諸位想那是什麼道理？就是因為眾生有這些毛病，天天講、天天講，講得耳熟了，習慣成自然，假善也變成真善了。裝好人，結果以後變成真正的好人，就這麼回事情。天天勸，三天不勸人就變樣子了，就這麼回事情。

所以現在有很多人，想自己幾個人弄個道場，大家在一塊共修，我過去也滿有興趣，也有這麼個理想，結果怎麼樣？我們看得太多了，剛剛創始的時候，那真是菩薩發心，成佛有餘，道場一搞成功，好了，爭名奪利，反目成仇。我所見過許許多多的道場，沒有一個例外的，統統都是這樣，創造的時候大家真發心，彼此一條心；搞成之後，他要當什麼長，他要管什麼，這就鬧意見，不服氣，所以很難很難。因此我們想到過去這個叢林寺院裡，為什麼要分座講經，天天講？再想想釋迦牟尼佛，為什麼四十九年一天都不休息？你想他那個團體，不說別的，經上所講的常隨眾，一千二百五十五個人，真的，要不天天勸，裡面不打架了，他不鬧意見？所以釋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沒有一天休息。他要休息一天，裡面就要出問題。這在佛法裡講叫薰習，第一個，善根少的薰習，善根漸漸的深厚；善根深厚的人經過這個薰習，他就悟道了，開悟了。由此可知，這個經教不能一天不講求。

諸位看看《感應篇》，我們現在印的這個本子沒有，有一本書叫《感應篇直講》，我好像在哪個雜誌上看到，現在也有人印著送。這本書我在香港也帶回來一本，是個木刻版本，版本不太好，就是字不太清楚，將來以後看看我們是用這個原版印，還是重新再做版。《感應篇直講》分量比較少一點，那個裡面就是過去一些處所這些鄉里之間，讀書人每個月訂上日子輪流開講，常常講《感應篇》、講《文昌帝君陰騭文》，勸善的書。可見在從前這樣的講座在

我們中國大陸非常的普遍，現在反而沒有。常常講、常常勸，人心有的時候還是不能挽回，再要不講，那還得了！

所以確確實實，《感應篇》、《陰騭文》跟《了凡四訓》，真的要普遍到處去弘講。我私下也勸勉我們同修要發心，先不必學講經，先就學講這個。至於講法，講的材料，我們慢慢研究，再來編輯。就是像這樣子到外面去講，時間不要超過一個星期，一天講一次，七天就圓滿了，這樣到外面才普遍。所以這個教材要重新編一編，像《陰騭文》、《感應篇》、《了凡四訓》，都把它訂做七次，七次就講圓滿。我們要精編教材，來訓練同修們，大家普遍來弘揚。拿這個做基礎，這才來進到大乘佛法裡面，真正有受用。沒有這個基礎，大經大論好聽而已，跟這個俞淨意一樣，好高騖遠，專務虛名，不切實際，意惡還是改不掉。大的劫難到來，我們想一想，憑什麼能夠避免？這是當前我們急需要做的一個課題。

俞淨意的這個善根我們有，俞淨意的惡報我們還沒有；換句話說，我們的意惡比他還稍微好一點、輕一點，我們意惡要像他一樣，那個果報就慘了！因與果一定相應，絲毫不爽。古德常說，「一飲一啄，莫非前定」。除非你明心見性，跟《金剛經》所講的，四相、四見破掉了，超越了因果，那個行。四相沒有破，就受因果定律的主宰。在家如此，出家也不例外，出家人還是受因果的主宰。幾時破了我，就是見思煩惱斷盡了，出了三界，才勉強可以說你超出去了。我們很可以以俞淨意公做一面鏡子，照照我們自己。

底下這個責備就是「信根不深，恆性不固」，沒有長遠心，沒有耐心，所以他生平那些善言善行都是『敷衍浮沉』，統都是務的虛名，『何嘗有一事著實』，就是沒有一樁事情是腳踏實地盡心盡力認真去做的，沒幹過這麼一樁事情，這是說他的行持。底下又說他的意惡：

【且滿腔意惡。起伏纏綿。猶欲責天美報。】

想天降福給他，這個『責天』就是求天的意思，天沒有給他降福，這就責備，怪老天爺。

【如種遍地荊棘。痴痴然望收嘉禾。豈不謬哉。】

這舉一個例子說，你這個田地裡面都種的是這些荊棘，你還在那裡指望將來收到好的稻米，哪有這個道理？因果不相符。我們同修讀了之後，要認真的去想想，痛改前非，腳踏實地，從心地裡面修起。再回過頭看看《了凡四訓》，照這個方法斷惡積善，養自己的謙德，改自己的毛病，書上一再告訴我們，三年必然有效應。如果勇猛精進，虔誠懇切，給諸位說，半年就變樣子，就不相同了。今天時間到了，我們就講到這裡。